

張大千傳（六〇）——大千諸相

王家誠

大千晚年，家中有三班特別護士二十四小時輪班照護。住榮民總醫院時，另外有位特別護士，輪流在張群和大千病房中看護。

醫院的護士，常把大千在病房療養的情形，告訴同在院中療養的張群，張群可以適時對不耐住院的大千提出諍諫。

在摩耶精舍的護士，責任更重，時刻不離的照護外，要按時給大千打針吃藥，和雯波一起注意他的飲食、穿著，怕他累著，提醒他要休息，或通知醫生前來診視。大千有時對寸步不離的護士表現不耐和不悅，使不少訪客在去留之間左右為難。

有一次，客人停留較久，護士關心地提醒：

「大師不能太累，應該休息了。」

「客人好不容易見一面，命是自己的，死了，我自己負責。」

見大千有些動氣，客人連說：

「別生氣，是該休息了，我們也該走了。」

結果，他執意帶訪客觀賞他一手設計的花園後，才

行辭別。

但是，從他贈護士朱麗娟的畫荷中，可以看出他對特別護士的情誼和感激：

「八十衰翁百事哀，葯鼎茶鑪汝能陪，小園□別應須憶，十月荷花歲歲開。」詩後記述當時的情境：

「摩耶精舍十月十七日，盆荷再開，傳為禎祥，求觀者全集。越六日，麗娟朱小姐侍予老病歷一歲餘，忽以美國升學乞假告別。握手依依，無以為贈，口占小詩，並寫此圖，他日歸來或更有十月賞花之盛乎？六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八十一叟爰。」（註一）

滕原楞山，日本畫家，民國六十九年春訪問西安，十一月初拜訪大千。告訴大千北京門人何海霞的成就和近況，及大千好友趙望雲謝世；并帶來一瓶華清池溫泉水。

民國二十五年——從大千習畫兩年後，畫路廣、基礎深的海霞，就和大千、齊白石、于非闇三位前輩大師舉行四人聯展。勝利後一度隨大千在成都學習，加入「西安地區美術家協會」，成為專業畫家是民國四十五年間

事。並成爲「長安畫派」的健將，作品很受藝壇重視。

祖籍河北東鹿的趙望雲，曾任大公報記者，和老舍在武漢創辦《抗戰畫刊》，足跡遍及西南，是西安畫派的創始人。

得知何海霞的成就大千自然欣慰，談及趙望雲物故，大千激動得老淚縱橫，摔碎了手中的眼鏡。當他知道訪客瓶中裝的是「溫泉水滑洗凝脂」，楊貴妃春寒沐浴的華清池水時，立命家人研墨，畫了幅仕女圖，讓一旁的雯波用這可紀念的故土禮物洗頭髮。

滕原楞山意外的造訪，挑動了在台灣過了四年半平靜生活大千的心弦。從此之後，類似的訊息不斷傳來，大陸子侄紛紛出來探親，加以兩岸老友時有凋謝的噩耗，這一切像海浪般一波波衝激他脆弱的心臟，和容易激動的老人心緒，直到回歸道山，其間少有平息。

十一月十一日，接踵而至的是友人應流帶來謝稚柳中風的訊息，大千立即作畫問候稚柳和妻子陳佩秋，並替雯波、保羅問候這位夫妻檔的書畫大師。

「聞弟中風，至為不安……老年兄弟一別，遂逾三十載，何時得風雨連床耶？望萬萬自重。近中當作小畫，乞應流兄轉上。己未十一月十一日率書。即頌

早日康復！小兄爰頓首。」（註二）

八十壽誕之後，香港的一位命理家爲他算命，指大千八十五歲有一「關」；大千受此影響，常有不久於人

世的心理恐懼，自言不知能不能見到明年花開。囑咐園丁和保羅，買花務必買當年會開的。梅花綻放之際，不時徘徊在後園草亭和梅丘之間，望著逝去的溪水興嘆，也流露於詩詞中。

對於身後事，大千早有構想：

「生平此外無他望，死葬江南綠水旁」，他在給羊汝德信中寫；那時八德園爲巴西政府徵收已成定局，大千估計八德園陸沉之前，他已葬身五亭湖畔。

環碧庵建成，滿園寒梅綻放，大千在詠梅詩寫：

「老更栽梅願不違，要令繞屋盡芳菲，莫嗟幾度能相賞，即死孱魂化鶴歸。」

買到

「梅丘」巨石，先置環碧庵門內土丘上，左右植梅。遷台後，立梅丘於後園溪邊亭畔（圖一），他對百年後的願望，就是葬在梅花旁的



圖一 大千願百年之後埋骨其下的「梅丘」。

梅丘下。

「獨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

其後，到了六十九年十二月的〈題梅丘石畔梅〉，表示得就更加明顯：「片石峨峨亦自尊，遠從海國得歸根，餘生餘事無餘憾，死作梅花樹下魂。摩耶精舍梅丘石畔梅，拈小詩題之。」（註三）

△ △ △ △ △ △

侄兒心義的政治案件獲得平反，是使大千寬慰的喜訊，他作〈迎春茶花圖〉為賀：

「見報載，知汝已平反，改職龍泉驛，私心稍慰。……」

「稍慰」，下面的一段話，讀來不免令人酸鼻：

「三叔今年九十六歲，四叔九十五歲，愚叔亦八十一歲矣。老年兄弟不得一見，奈何奈何！」（註四）

心義為麗誠過繼給善子之子，故大千稱麗誠、文修為心義的「三叔」、「四叔」。由此可見早歸道山的兩位兄長，至此仍活在八一老人的心中。

數年來一直住在醫院裡的張目寒，已患了失憶症。大千經常探視，但十次中只有一次稍微清醒，叫他一聲「八哥」，老兄弟握手大哭。守在榻畔的家屬，和陪大千探病的雯波，一面勸慰二老，一面也淚流滿面。

爲了兩老的健康，兩邊家屬反而希望他們少會面，

少些感傷。

民國六十七年開始的三張一王「轉轉會」，有人說是爲了舒散大千對目寒重病在床的感傷。「三張」，張大千、張群和恢復自由的張學良，「一王」，是立法委員王新衡。二張是大千數十年前因石濤假畫「不打不相識」的老友，王新衡則是離開大陸在台灣的新交。

三張一王，都是美食家，約定每月偕同夫人聚餐一次，四人輪流作東，或由家廚烹調佳餚，或請餐館名廚「出堂」，點菜到府掌廚。一桌人藉此話舊談天，實爲消愁解悶的良方。

據樂恕人記述，大千和新衡結識於民國四十年秋天。大千旅台，寄寓在陽明山一位友人別莊，並在市區舉行畫展。

前往參觀的新衡大爲激賞，除選購多幅作品，並到別莊造訪大千。邀往台北寓所，大宴嘉賓，把大千介紹給一些旅台的名家，自此結成好友。

民國六十一年初夏，大千緊鑼密鼓地準備當年十一月下旬起，在舊金山狄昂博物館舉行的「張大千四十年回顧展」，忽然發現自藏的民國十八年〈三十歲自畫像〉和五十七年的〈六十八歲自畫像〉，寄存在台灣某人處。大千請人往取，對方有不欲歸還的意思，全賴新衡從中斡旋，並代爲墊款，才得以取回參展。八月十九日，大千寫信表示無盡的感激：

「新衡吾兄足下：速奉惠示，欣感兼：」

大千自感遺憾的是昧於知人，所交非類；欣慰感慨及感謝的是，幸賴新衡代為討回二幅自畫像，他說到兩幅畫的重要性：

「……拙作無足重，特以題跋諸公歸道山者已二十餘人，人琴之感，無時或已。又此間狄昂博物館為爰舉行之四十年回顧展，此二畫像，一為起點，一為終點，是以汲汲而重勞精神。」（註五）

新衡對遠在環碧庵的大千病情，極為關懷，時常去信問疾，民國六十四年歲末，大千準備返台前，寄詩新衡：

「殷勤為說安排就，鹹菜黃魚豆瓣沙，爭得即時長雙翼，歸飛先自到君家。」——寄王新衡（三首之一）（註六）

大千除準備大啖王府為糖尿病患者特製的可口小菜，他也想要移植新衡園中的珍貴花木。

四時創作不輟的大千，一方面作畫寄贈彼岸的子姪、門人和友人：如心儀、心智、胡爽庵等外，也無時不在追求新的境界。

畫幅細長的立軸〈雨山〉，布局頗為別緻。遠峰、雲霧中浮現出的屋宇，似幽居，又似廟宇。一座屋橋，架在中景的兩座峰嶺之間，當為山溪流出之



圖二 大千別開生面的〈雨山〉圖。

處。橋外煙霧朦朧，一老人一童子，正向屋橋方向彳亍而去。左側近崗樹叢間，始見山溪轉折流過湍急的溪面，流出一片寬闊的空間。右下方題：

「元章衍王洽破墨為落茄，遂開雲山一派，房山方壺踵之，以成定格。明清六百年未有越其藩籬者，良可嘆息。予乃創意為此，雖復未能遠邁元章，亦當抗乎玄宰。」

六十八年己未冬十一月 八十一叟爰。（圖一）

十二月所作〈紅梅〉，古老的梅樹，開出密密麻麻紅花；是他憶想中的環碧庵老梅，題款寫出他遷台前的矛盾心境：

「十年流蕩海西崖，結个茅堂不似家；不是不歸歸自好，只愁移不得梅花。」

自環碧庵遷居摩耶精舍，偶有是作。六十八年己未嘉平月八十一叟爰。（圖三）



圖三 大千思念中的環碧庵紅梅。

△ △ △ △ △ △

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下旬，久臥病榻的目寒逝世，享年八十一歲，大千輓以：

「春草池塘生身世為兄弟，對床燈火風風雨雨隔人天。」（註七）

時農曆新年剛過，大千無日不在悲痛中，夢中的目寒，宛似在青城山的上清宮中。醒後，在雲波摻扶下前往靈堂弔祭時，遇到臺靜農，想到數十年來三人情同手足，又是一番悲慟。

另一件讓他痛惜的是，暮春在鄉友永楊家中，看到緣慳一面的已故山西畫家高一峯，寫塞外風物的冊子。

猶記初見高氏所作〈醉吟圖〉，是十年前的事，在友人吳嘉棠寓中，嘆為近百年來所未有。很希望能見見這位曾馳馬於塞外的奇人，但據同道告知，這位左目失明，精神異常的畫家已經下世數年，引起他一陣嘆息。

他題永楊珍藏的高氏畫冊：

「……益佩其點筆運思，出入宋元，尤多創意。畫馬一幅，更為神逸，令人想見老杜：『不嘶不動尾搖風』，當與悲鴻之作，並馳於世也。六十九年三月八十二叟。」——題高一峯畫馬（註八）（圖四）

對大千而言，李海天在黃天才、羊汝德陪同下造訪，並不意外。這位橫濱僑領，以餐飲業致富，正在橫

濱中國城興建一座現代豪華的「假日大飯店」。上一年飯店奠基，曾請大千題銘：

「為之者勞，居之者逸，猗歟盛哉，造福無極。武清李海天、獨山吳延信伉儷創業東瀛，獨資建造橫濱假日大飯店，占於六十八年，歲在己未吉日奠基以為紀念。蜀郡張大千題。」（註九）此時大概已屆竣工，此來不是求聯，便是索畫。

「將來開幕的時候，請先生去為我剪綵。」李海天說明來意；但中日斷交後，大千誓不踏日本國土一步，旅日僑友，大概無人不知。

大千支開話題：

「你這新大廈完成，我該送你甚麼禮物呢？」

「大廈一樓大廳有一面大牆壁，海天兄想請您賜一張大畫……」天才替海天把話拉上正題。

在日本，海天是大千作品的主要收藏家。但，這幅巨作究竟算大千應許的開幕「禮物」、天才口中的「賜」一張大畫？或訂購一幅大畫？照大千性格，海天的慷慨，潤金問題似乎沒有談論的必要。

五尺多高，三丈七、八尺寬的牆壁，考慮大千的高壽和體力，海天不敢強求整幅鉅作，也許分成四屏通景比較容易；當他試探性地說出想法，不意大千豪興大發：

「為甚麼不畫整幅一張呢？」他接著說：



圖四 高一峯作〈飲〉圖，頗類東坡詩中所描寫的駿馬。

口、羊汝德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見好就收；他說：

「海天兄，你們回去把尺寸量準，大家再好好計劃一下吧。」

飯後，大千執意要天才替他在東京或京都物色整幅的絹。他自認未老到不能畫大畫的地步，找人代筆或粗製濫造的謠傳，也使他困惱，他強調：

「我就要趁此機會給大家看看，也讓你們看看，這樣一張畫，就會難倒我張大千麼！你給我去把絹買來……」（註十）

粽子飄香的端節過後，當年隨大千敦煌面壁的心智到了香港，依此時法令，心智無法來台探親，大千身體

「你們都以為我老了，畫不動了，是不是？好！我就畫給你們看看，就畫整幅一大張！讓大家都看看我張大千到底老不老！」

未待天才、海天開

也不適旅行。遂派出保羅的長女菊先前往香港，會晤大伯父張心智。

上年農曆十二月，大千曾寄墨荷給心智，上書：

「己未嘉平月，付與十兒心智，知汝父老矣，爰

翁。」（註十一）

「十兒」是心智的大排行，他是大千次子，因長子心亮早歿，故菊先、綿綿稱心智為「大伯」。

心智任寧夏博物館館長，是中國美術協會會員，婁子苑仲淑是寧夏政協文史編輯。

寧夏回族自治區展覽館和博物館，在銀川聯合舉辦張大千畫展，時間是一九八二年（七十一年）春天，心智覺得意義重大。

大陸易幟，大千流亡海外，大陸藝壇有「反張派」和「擁張派」。反張派對大千的階級成份，出走海外都不以為然；此中或許也有同行相嫉、個人恩怨等因素，往往對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疑案提出批判。如畫熊貓的吳作人，最早提倡美專畫體模特兒的劉海粟、敦煌藝術研究所長常鴻書等。

但，近來常鴻書又托人轉贈茶葉，使大千如墜五里霧中，摸不清常鴻書的立場。

承認大千造詣和對民族藝術有貢獻的，如張伯駒、葉淺予和謝稚柳等。

民國三十三年、四年，淺予曾在成都張府作客，對大千趴在地上揮灑大幅荷花，留下深刻的印象，曾畫漫畫

組作，幽默的手法使大千愛不釋手。

如《大千諸相》系列的《唐美人》，畫中的大千光頭濃髯，裸露的上體，長著黑毛，以左手拈花凝視，大概模擬美人拈花微笑的神情，淺予題：

「唐美人，姿態好，羨君子思毛滿身，猶事使娟摹窈窕。」

《聚精會神》，寫大千繪畫時的專注神情：

「聚精會神，用志不紛，含毫逸然，啜墨水幾升。」

張伯駒為古代書畫收藏的同好，其妻潘素也是畫壇名人。謝玉岑和稚柳兄弟，和大千交屬莫逆，相知相惜。抗戰期間，稚柳一度追隨大千臨摹敦煌壁畫，頗欲為破壞壁畫疑案，替大千辯護。文革前，葉、謝二人曾得周恩來首肯，歡迎大千回歸，並收集資料，出版大千畫集，後因文化大革命，不得不中止這項活動。（註十二）

文革終結，大陸開放藝術家出國展覽，賺大量外匯。藝壇論調，也轉而對大千有利，銀川畫展，正可為大千洗雪冤抑，使大陸藝壇重新為大千定位。收藏老父作品不多的心智，可能有「搬兵」，使畫展圓滿舉行的意圖。

大千以《題張菊先畫荷示兒心智》代替手諭，並未明言畫展的事：

「智兒，此荷為汝弟保羅之長女菊先乳名亭亭者所畫，吾門之雛鳳也，父極寵之。」

古人詩有『雛鳳清于老鳳聲』，故名之雛鳳，字曰清子。清初惲壽平有侄孫女能承其衣鉢，遂字曰『清子』，今以此畫命其持來香島省汝，望汝子女有如亭亭者。庚申六月十七日八十二叟摩耶精舍。」（註十三）

從大千這首不涉「正題」的跋，可以看出去年底給心智題荷花的「知汝父老矣」，也是有意以嗟嘆衰老，避開想大量要畫的正題。此事可從心智一九八二年春的〈從銀川舉辦我父親張大千的畫展談起〉看出端倪：

「：儘管父親已經出國三十餘年，但祖國並沒有遺忘這位從事繪畫六十多年的國畫家。這說明國家對美術人才的重視和尊重。遺憾的是父親的原作我收藏極少，只得把我探親帶回來的幾本《張大千作品選集》和一些山水、人物、花草的水印本提供展出。我想這樣多少也可以使我們自治區美術界的同行能對父親的繪畫藝術初步有所了解，同時也可以廣泛徵求對他繪畫方面的寶貴意見。」（註十四）

推測另一種可能，大陸開放之初，對多變的政治情況無法深入瞭解的大千，不願冒然投入大量作品，作為某種宣傳上的樣板；有些事不便在題畫或信中說的，可能就由「雛鳳」傳達吧！

一九八六——大千逝世後三年，心智在銀川撰長達三十一頁的〈張大千敦煌行〉，記述大千攜眷及門生冒險

西行的經過，及在沙漠中二年多工作的艱苦。同年又帶妻子苑仲淑上青城山憑弔上清宮的故居，仲淑以無限追思的筆調發表〈南望何時拜梅丘〉（註十五），增進了世人對大千的認識。



篆刻家陳巨來、好友謝稚柳、方介堪，次子心智、長女心瑞……六十九年夏秋之間，只要有人可以托帶，大千總不忘給老友和親人，帶幅畫去，用的都是他別創一格的潑墨潑彩表現法。

農曆五月，方介堪托兩位美國友人帶給大千一些溫州特產：綠茶、玉環及幾方圖章（〈大風堂〉、〈大千戲墨〉）。也有些作品，意在召喚去鄉三十餘載的大千，早日回到故土。

〈蒼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是介堪所贈的另一方圖章。

「迢迢一水隔，昕夕幾低徊，聊寫數竿竹，吟風待月來」——介堪自題畫竹詩。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杜甫〈春日憶李白〉是介堪的篆書立軸。

大千請來客帶回的有三幀摩耶精舍所攝的近影，和

一幅畫在鳳梨紙上的潑墨山水，上題：

「六十九年庚申六月，寫呈介堪吾兄教正。」（圖五）

大千給兄長、子侄和大陸友人的畫，一概署中華民國年號，不管會不會觸犯對岸的忌諱。

又到了梅花綻放的時候，胡崇賢像荷花季節一樣，背著全套攝影設備，住進摩耶精舍的客房，月下的梅影，比繁花盛放，蜜蜂飛舞的白日，別具一種魅力。大千在放大的梅花照片上，寫出「梅痴」對梅的觀感和心得：

「酒力欺朝寒，潮紅上妝面，桃李漫同時，輸了春風半。庚申十二月崇賢兄來小園看梅，月夜攝此。梅有四貴：貴稀不貴繁，貴老不貴嫩，貴瘦不貴肥。崇賢此製得之矣，摩耶精舍八十二叟爰。」（註十六）

陶醉於精舍梅園的大千，也憶念八德園和環碧庵中辛苦栽培的梅；更慶幸由八德園轉移到摩耶精舍的江蘇紅梅，有如回到身邊的紅粉知己。他題〈紅梅〉：

「如此風標絕世無，認桃辨杏忍相誣，從人去作櫻花香，信是胡兒只識酥。」想起日本人眼中只認得櫻花，他覺得很可笑。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千在詩後記：

「三十年前，予從江戶崇賢寺得紅梅一株。花大如酒盞；寺僧告予，從姑蘇渡來者。予將移植八德



圖五 大千托帶給方介堪的潑墨山水。



圖六 布局、配色別創一格的〈事事如意〉。

園，手折一枝歸寓市（按東京）市人驚訝曰：『今歲八重櫻開何早也』。予戲拈小詩記之，頃又移摩耶精舍，花益豐艷。庚申六十九年歲不晝日。」（註十七）

歲末所作，為辛酉年開春祈福的〈事事如意〉，布局和他時所作，大異其趣。

橫幅右半，下方有三顆採下來的紅柿，上面的行書題款的濃艷墨色，和鮮柿呈強烈對比。

左半，墨寫的枝葉上，另有一顆熟透了的果實，與左下角的二方印章遙遙相對。整個畫面，採「紅花墨葉」的調和方式。款書：

「事事如意，六十九年庚申嘉平月寫此以為辛酉開春百福之頌。」（圖六）

這年臘月，大千好友川劇名伶周企何，率團到港公演，使 he 想到在成都的歲月，以及西行敦煌期間，企何對他留在青城山上家眷的照顧。

大千首先托人帶給企何一本畫冊，和八德園攝影專輯，並請沈葦窗就近接待。企何也托人送川劇錄音帶和家人的近照，以慰大千思鄉之苦。

葦窗受託，每天前往聆賞川劇，請這位新識的友人共餐。每次觀賞，他都替大千錄音，準備寄給只能和企何電話交談的大千。川劇後起之秀用「變臉」技藝演出的〈白蛇傳〉。加上學得俐落的康子林絕活：「靴尖踢

額增眼」、周企何現身說法的〈集賢莊〉大戲，不僅轟動香港，也使葦窗大開眼界。

大千又關照葦窗，彩色電視機、錄音機等，只若企何能帶回去的，一律替他採辦；對此企何感動落淚，但他只能心領；他以副團長地位率隊來港，要樹立榜樣，一般團員都不能自購的這些奢侈品，他也不好接受（註十八）。

六十九年春天，大千決定為橫濱假日大飯店繪製巨畫後，到了七月，黃天才費盡周折，在京都訂製到畫絹，尺寸比原來開的還大。大千捨不得裁小，就決定按原絹繪畫。由於海天和天才，都不知道畫前「上礮水」這道手續，趕緊往返台日，上過礮水，再送到摩耶精舍。在此期間，摩耶精舍也格外忙碌起來。

添樑抽柱——爲了畫大幅絹畫，要重作大於絹幅的木案；只有抽柱添樑，使樓下大畫室和客廳通連，再搬開多餘的傢具，才容得下大畫案；這些工程，花了八十萬台幣。

經過一再思考，大千不準備畫長江、黃山、青城山一類他熟習的題材，要作新的挑戰，畫他從未登臨過的廬山。他告訴保羅：

「我畫我心目中的廬山好了，去未去過有什麼關係？觀畫者說是不是廬山，那更沒有關係了，就連身在廬山中的蘇東坡，都不識廬山真面目，畫家胸中有丘壑，何況還有那麼多照片影像可以參

考，我畫廬山，自有我的想法。」（註十九）

保羅買來《廬山誌》擇要念給他聽；大千目疾嚴重時，朋友贈他的詩集，寫給他的信，也往往由子孫誦念。

葦窗以紅、綠、藍、黑等色筆在地圖和相關資料上勾畫要點：五老峯、黃龍潭、青玉峽，以及鄱陽湖內的大孤山、小孤山等，供他參考。

老友劉太希，不但是鄱陽人，曾著《廬山詩紀》，成爲他的顧問。

張大千從七十年二月正式透露巨作畫題爲《廬山圖》，到開筆的七七抗戰紀念日，準備、醞釀，將近五個月的時間。



民國七十年春，大陸的政治風向似乎在改變了。四川樂至縣石湍鄉的劉忠貴，在《旅遊天府》雙月刊用「石湍」筆名發表〈張大千並未破壞敦煌〉，爲大千平反，文中說：

「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過十多年，據我親眼所見，張大千先生不僅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相反對恢復和整理敦煌壁畫作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註二十）

同期，謝稚柳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倡言潑墨法古時已有，潑彩畫法，是大千的發明。

論及石濤的文章，稚柳同意文中觀點。並由此概述莫高窟的結構、地質和壁畫的層次。

他承認，他比大千晚去敦煌，對於右任視察、馬呈祥師長隨行之事並不清楚；他也不知道當年在蘭州敦煌途中，因拒絕補畫得罪某特工專員，招致傾軋的事。講到第二十窟壁畫，稚柳說：

「洞裡有兩幅壁畫，一南一北，由於歷經年代久遠，外面的一層畫已經剝落得幾乎沒有了。牆壁的一角，露出內層是赤色的，當時大千猜測，外面的畫是五代作品，那赤色的一層，可能是唐代的壁畫，於是張大千就決定打掉剝落的外層，內層的畫就露出來了。」稚柳綜論此事：

「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得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裡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層的精華呢？」（註二）

文革期間，許多藝壇人士，即使知道內情，也噤若寒蟬，無人出言替大千辯護；近年這些言論傳到大千耳裡，大為感動，有說不出的感激。也引發了他的鄉愁，在寄給稚柳的「春風燕子圖」上題：

「梅花落盡杏成圍，二月春風燕子飛，半世江南圖畫裡，而今能畫不能歸。」（註二）

農曆二月初，韓國友人基洞自台返鄉，前來辭行，大千又想起春娘故鄉；如今劃歸共產北韓的金剛山，乃作〈金剛山虎頭巖〉贈行：

「乍別金剛五十秋，老夫無日不神遊，何當結個茅亭子，作畫朝朝看虎頭。」

七十年辛酉二月初三日，基洞仁兄明日即返珂里，來到摩耶精舍，因為寫貴國金剛山虎頭巖，以贈其行，愧未能傳其雄姿猛勢，聊以寄意耳。八十三叟爰。」（註三）

「妾身本是良家子，金剛山下泣年年，銅雀悲深亡國妓，舞腰無力媚東皇，倩影驚回春夢裡：」在日本病院，依春娘信改寫成的〈春娘曲〉，片段段的浮現在大千胸臆之中。

暮春，子侄把大千留在八德園裡的書籍，所藏元明舊紙和印章運來台灣，大千又是一番忙碌。整理箱篋時，發現以前在京都友人小川家，對樵而未渲染的〈董源江南半幅〉——明代董其昌珍藏的無價之寶。

一幅未完成的樵本，使大千如逢故人，乘興拈毫以案上現成的墨水和青綠揮灑完成。董源的臨本，大千的潑墨潑彩，不知世人或董其昌復生作何看法：

「……倘令玄宰復生，必當大驚，以為效法王洽，乃北苑別體耶？辛酉三月十八日八十三叟爰。」

（註四）

長女心瑞偕女小蓮到八德園探親的表現，是大千心靈抹之不去的感傷，不知親情怎麼會變成別有目的的粉飾。

民國六十九年，任四川美術學院教授的蕭建初，和已自學院工作退休的心瑞夫婦，聯名在北京的《美術月刊》發表〈父親的畫業〉，概述大千繪畫及敦煌面壁的歷程，大千見到文章後，知道又想利用親情來拉攏他，想起兩人背著他結婚的往事，大千自嘲地告訴謝家孝：

「這是在唱平劇的『鴻鸞禧』，他們兩夫婦來耍我這個老丈人了！把我紫檀竿兒找出來，我要請胡崇賢、毛懷瑾來為我拍一張『拜桿圖』！」
(註二五)

果然，四月，大千因病住進榮總之際，建初偕心瑞到了美國環碧庵。^①

文註

- 一：《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二五。
- 二：《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十八。
- 三：《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三八。
- 四：《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九七。
- 五：《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九。
- 六：《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二〇三。
- 七：《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十三，〈致臺靜農先生〉。
- 八：《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九九〈題高一峯畫馬〉。「不嘶不動尾搖風」之句下，有編者按語，指係蘇東坡詠韓幹馬十四匹詩。

- 九：《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九七。
- 十：決定為李海天畫大畫的過程，見《五百年來一大千》，頁四九、五三。
- 十一：《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九七。
- 十二：有關擁張、反張一万人士，見謝著《張大千傳》，頁三三八。
- 十三：《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〇一。
- 十四：《張大千生平與藝術》，頁三八。
- 十五：二文見《張大千生平與藝術》，頁五二、頁五三。
- 十六：《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一，頁四九。
- 十七：《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三四。
- 十八：謝著《張大千傳》，頁三五八、《張大千生平與藝術》，頁二八六，〈難忘的友情〉，周仝何撰。
- 十九：謝著《張大千傳》，頁四三四。
- 二十：《張大千全傳》，頁五八五、五九五之注三。
- 二十一：謝著《張大千傳》，頁三四。
- 二十二：《張大千詩詞集》，頁七五五。
- 二十三：《張大千的世界》，圖一一六。
- 二十四：《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頁一〇九。
- 二十五：謝著《張大千傳》，頁四〇四。

圖註

- 圖一：《故宮文物》月刊期八，頁九八〈大千世界中的一環——摩耶精舍〉，林柏亭撰。
- 圖二：《張大千書畫集》集一，圖五八。
- 圖三：《張大千書畫集》集一，圖三。
- 圖四：《高一峯》，頁二八，蕭瓊瑞著，藝術家出版社。
- 圖五：《張大千書畫集》集三，圖八九。
- 圖六：《張大千書畫集》集三，圖五四。

《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七〇期勘誤表

59	頁段	誤	正
	上行	「太平」、「聖」、「世」的印記。	「太平」、「盛」、「世」的印記。